

在“北极”,致敬天安门国旗

■秋月



天安门国旗落户“北极”。

神同国旗精神融合到了一起,距离北京2300公里的消防救援队伍“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也真正拥有了实质的载体。我们不仅仅要守护最北一方土地的平安,更要守护住这面最北国旗的荣誉!

这本就是一支过硬的队伍。自2013年以来,漠河消防大队曾获得“第五届全国消防先进集体”“省拥政爱民先进单位”“全省五一劳动奖章”等三十多项省部级和市级奖励。仅2020年就获得部局级以上奖励3项、总队级以上奖励2项,被行署记集体二等功。被地方政府授予“漠河市文明建设单位标兵”,共有13名指战员荣立个人三等功,16名指战员荣获省部级表彰。2021年11月4日,漠河大队再获“全国应急管理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这崇高的荣誉是全体消防队员极大的肯定。

而在这些荣誉的背后,是超出想象的艰辛和付出。

漠河有多冷,最冷的记录是零下52.3摄氏度。这样的冷让人想象不出来。有人这样形容:在漠河,有一种冻叫泼水成冰,有一种凉叫哈气成霜,有一种寒叫锥心刺骨。听完这几句话,心里

都觉得拔凉拔凉地。

消防队员们却豪迈地说,我们是“寒风吹不倒、冰雪压不垮、极寒冻不走”。

中华路站指导员王彦卫说:零下45摄氏度的时候,水枪喷出的水能喷到火灾现场的,最多达30%。为什么?这么冷的天水枪里的水一喷出去,立刻就雾化了,水还没喷到燃烧物上面呢,就已经损失了至少60%。喷的时候还会漏一些水,能够灭火的水顶多有30%。30%的水能够顺顺利利地都喷出去,喷到火灾现场那还是幸运的呢。你刚一放水,水管里的水就全冻住了,喷不出水来,水管子跟石头一样硬。

中华路站长吴相君回忆道:记得有一次火灾,那天是零下50摄氏度,往火灾现场跑的时候,一路上看到路两边的白桦树被冻得齐刷刷地断了,像被砍了头似的,拿出来的水管瞬间就冻住了,红了眼的战士们愣是用自己的胸口捂着水管子往上冲,等到扑灭大火清点现场发现一共换了10多盘水管啊。

恶劣的环境打不垮我们的消防队员,消防队以实战练兵为使命,他们常年在零下30摄氏度的气候下进行抗寒

训练,以提高指战员的抗寒适应能力,提升严寒天气下处置突发应急事故、适应高寒天气灭火救援任务的需要。消防员们在实战环境中比、学、赶、帮、超,在冰天雪地里摸爬滚打、千锤百炼,硬是把“寒冷期”变成“黄金期”。

在漠河大队有三件传家宝:木棍、雪盆和夹袄。木棍,是每次救援回来敲打“冰铠甲”用的。消防队员在冬天救援过程中,水打在身上,瞬间就结成的冰壳,脱下它可不容易,辖区一位大爷看到了,拿来一根木棍,教他们慢慢地、反复地敲打下来。雪盆源自一位老奶奶,看到他们冻伤后在雪堆里搓手搓脚,拿来自家脸盆专门装雪给队员们用。夹袄,是总队领导专门为北极消防员量身定做的。三件传家宝,代表着百姓和组织对他们的关爱关怀,鼓舞着他们攻坚克难,砥砺奋进。

怀揣“忠诚纯洁北极雪、挺拔刚毅北极松、血性拼搏北极狼、爱民服务北极光”的“四北”精神,北极训练出来的消防队员,本领过硬,不惧赴汤蹈火,不畏刀山火海。“最冷最北最忠诚,最偏最远最放心”,面向党中央,面向全国人民,他们不负期待,不负韶华,不负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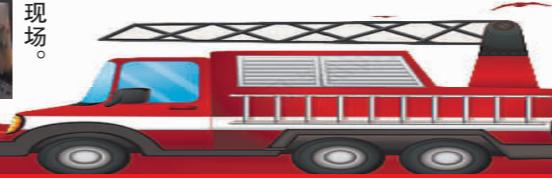
而落户在这里的天安门国旗,为这支英雄队伍增添了抵御严寒的能量,增加了战胜困难的信心,增强了挑战极限的勇气。据说,天安门国旗到的那天气温零下30多摄氏度,可消防队员们的心分明感到温暖,他们展开国旗,白雪皑皑的大地上呈现出一片红彤彤的色彩。

红色,象征光明和生机。红色,充满温暖和希望。红色,让人血脉沸腾。消防队员们说,如果颜色有温度,那就是中国红。如果颜色有力量,那就是中国红。

最冷的考验,方显出最暖的热度。有一种暖叫消防救援,有一支“队伍”叫消防救援队伍,他们是我们身边最可爱的人。



漠河西林吉林镇扑救平房火灾现场。



■彭海玲

在自然界中,有一种十分有趣的动物,叫做大黄蜂。曾经有许多生物学家、物理学家、社会行为学家联合起来研究这种生物。

根据生物学的观点,所有会飞的动物,必然是体态轻盈、翅膀十分宽大的,然而大黄蜂的状况截然相反。大黄蜂的身躯十分笨重,而翅膀却出奇的短小。据此而论,大黄蜂是绝对飞不起来的。根据流体力学的观点,以大黄蜂的身体与翅膀的比例,同样是绝对没有飞行的可能。

可是,在大自然中,只要是正常的大黄蜂,却没有一只只是不能飞的,它的飞行速度,并不亚于其他能飞的动物。这种现象,仿佛是大自然和科学家们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

最后,社会行为学家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大黄蜂根本不懂“生物学”与“流体力学”。每一只大黄蜂在它长大之后,就很清楚地知道,它一定要飞起来去觅食,否则必定会被活活饿死。这正是大黄蜂之所以能够飞得那么好的奥秘。

由此可见,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不可能”,只要敢于突破束缚在身体上的枷锁,一切皆有可能。

谈到“不可能”这个词,从著名成功学大师卡耐基年轻时用的一个奇特的方法中或许更能深刻体会到其中的含义。

卡耐基年轻时很想成为一名作家。要达到这个目的,他知道自己必须精于遣词造句,但由于他小的时候很穷,接受的教育也并不完整,因此“善意的朋友”就告诉他,说他的雄心是“不可能”实现的。

于是,卡耐基存钱买了一本最好的、最全面的、最漂亮的字典,他所需要的字都在这本字典里。而他对自己的要求是要完全了解和掌握这些字。他做了一件很奇特的事,他找到“impossible”(不可能)这个词,用小剪刀把它剪下来,然后丢掉。于是他有了一个没有“不可能”的字典。以后他把整个事业建立在这个前提上,那就是对一个要成长并且想要超越别人的人来说,没有任何事是不可能的。

一个人应该要把脑海中的“不可能”这个观念铲除掉。谈话中不提它,想法中排除它,态度中去掉它、抛弃它,不再为它提供理由和为它寻找借口。把这几个字和这个观念永远地抛开,用光明灿烂的“可能”来代替它。

这时,翻一翻你的人生字典,里面还有“不可能”吗?很多时候,在我们鼓起雄心壮志准备大干一场时,有人好心地告诉我们:“算了吧!你想的未免也太天真、太不可思议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接着就连我们也开始慢慢怀疑自己:“我的想法。是不是太不符合实际了?那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的目标。”

假如回到500年前,有人说,你坐上一个银灰色的东西就可以飞上天;拿出一个黑色的小盒子就能跟远在千里之外的朋友说话;打开一个“方柜子”就能看到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你也同样会告诉他“不可能”。但是,在今天,当飞机、手机、电视、电脑甚至宇宙飞船以一种逆进的气势一一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和生活中,那些曾经觉得遥不可及的事情都已经从不可能变为可能了。正如那句老话所说:“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而奇迹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

纵观历史上成就伟业的人,往往并非是那些幸运之神的宠儿,而是那些将“不可能”和“我做不到”这样的字眼从他们的字典以及脑海中连根拔去的人。富尔顿仅用一只简单的桨轮就发明了蒸汽轮船;在一家药店的阁楼上,迈克尔·法拉第只有一堆破烂的瓶子罐就发现了电磁感应;贫穷的贝尔教授用最简单的仪器进行实验,而后就发明了电话。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们用行动完美而潇洒地阐释了一切皆有可能的真谛。

而生活在美好时代的我们,不论是在职场上的奋斗,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打拼,都应该敢于向“不可能”发出挑战。只有敢于突破“不可能”的心理障碍,成功才不会是空中楼阁的幻想。

“钢七连”的长津湖战役

——读电影《长津湖》原著小说《冬与狮》有感

■李钊

作家李准曾经说过:“没有细节就不可能有艺术作品。真实的细节描写是塑造人物,达到典型化的重要手段。”《冬与狮》最具魅力的地方,是藏在克制冷静又饱含深情的文字里的一个个生动鲜活的细节,让读者“如见其人”“如见其形”“如闻其声”“如临其境”。朝鲜战争爆发于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当所有人都以为“好日子”即将来临,却迎来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国家动员令只有四个字:保家卫国。当钢七连在极度严寒的环境里,防寒衣物大件三人一件,食物是冻土豆和炒面,手中握的是从日军手里缴获的武器、攻击坚固堡垒靠炸药包,地图是从课本上撕下来的,面对的却是用重型坦克、轰炸机、全自动枪械武装到牙齿、可以品食感恩节火鸡的美军……这是一场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相差悬殊的

战争,可朝鲜战争的结局是美军的失败,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于家兄弟的父母身上,我们更是看到“人民是最坚实的靠山”的至理,他们把亲人接连送上战场,节衣缩食为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们提供物资保障。

小说的生命力在于能给人带来向上的生命激情和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冬与狮》通过细致描写精心勾画出以“钢七连”为代表的志愿军战士舍生忘死、浴血奋战群像,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们以苦为荣,顽强拼搏,经受住了生命极限的考验,生动诠释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奋勇向前。面对敌人凶猛枪炮一直冲在最前方的团参谋长谈子为和连指导员梅生,忍受着身体极限痛苦、抱着滚烫的标识弹引开轰炸机的雷管,身绑炸

药接力去炸桥的余从戎和平河;被敌人烧成碎片的“冰雕”伍千里,以及无数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志愿军战士,他们用钢铁般的意志誓死捍卫着深埋心底信仰的光。长津湖战役结束后,钢七连只活下伍万里一人,这名曾被敌军战斗机吓得尿裤子,将头埋在断裂的树冠里,差点逃离战场的新兵,在残酷战场的淬炼下,终成一名合格的钢铁战士。

《冬与狮》呈现的是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道缩影,以文学的方式呈现出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30多万名英雄个人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在血与火中锻造而成的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史诗和构建起中国人民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建立的巍峨丰碑。

